

## 过年好

□吴晓平

每到岁尾年头，都有各种各样的贺岁片敲门。各路导演鼓起腮帮子狂吹乱喊，全是王大妈卖瓜，自卖自夸。可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我，觉得这些年贺岁片是每况愈下。你看看那《铁道飞虎》，好好的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抗战片，被成龙演绎得像一群车匪路霸；《天下无贼》里一炮走红的本色演员王宝强，这两年也是越来越不成器，离婚绯闻的屁股还没揩干净，又去糟蹋名著《西游记》，油头粉面上了《大闹天竺》。

春节老两口在家，没地方玩，只能抱着个电视遥控器，换过来，换过去，尽是些插科打诨逗你笑的无聊节目，越看越生气。无意中换到电影频道，嘿，就看见张国立在演一部新片《一切都好》。想想老张也是我的同龄人，别看他是个明星，晚境似乎还不如我这个女儿在国外的空巢老人。众所周知，他儿子虽然在他身边，却不成器，我想老张此刻一定心里比我还

苦！日子难过也要过，撑着过也不错，你看看，老都老了，还这么拼，还在演！

一边想，一边看。看着看着，就入了戏：张国立这次演的是个退休的地质学家，过去天南地北地跑，从来不顾家，也不知道4个儿女的学习工作情况。现在退休了，老伴也去世了，一人孤零零在家里，孩子们都忙，都不回来。所以他移船就岸，你们不是没时间来看我么？那就让我去看你们，事先也不告诉你们，老爸突然上门，给你们一个惊喜……结果惊是惊了，却没办法喜——大女儿离婚没告诉他，苦苦支撑一个破碎的家庭；大儿子为创业将父母给他买的房子卖了，成天在街头躲城管；从小全家引以为骄傲的小女儿，舞蹈天分虽高，在深圳却无法养活自己，混迹于酒吧歌厅，还同性恋；学摄影的小儿子远赴西藏，生死不知……可怜的老父亲，只身辗转全国各地，一路演绎了很多令人笑中带泪的故事，看得我心都碎了。尤其是结尾，全家勉强坐在

一起，一肚子苦水的张国立淡淡地说声，一切都好！我和老妻忍不住，涕泗横流！

很久没有这样痛快地流泪，很久没看到这样的好电影了！

后来才晓得，这也是贺岁片，和各家院线玩命推出的大片不一样，这在电视上放的电影叫小电影。其实对观众来说，电影没有大小之分，只有好看和不好看的区别。比如年初七电视上的一部贺岁片《过年好》，依然是在家百无聊赖之时偶尔翻到，也是因为一个熟悉的演员才仔细看完的。这个演员叫赵本山，几年不见，他瘦多了，也憔悴多了。这倒好，符合他在电影中的角色。赵本山在片中演一个刚刚退休、患有早期海默茨病的老人。故事很简单，和前一部《一切都好》中老龄化社会的家庭问题一样，老人过年在家盼女儿回来团圆。北漂14年的女儿回来了，在美国读书的外孙女也回来了，可他们带回来的不是和谐氛围，是一连串让老人心碎的

故事：女儿早就和女婿离婚，外孙女儿带回来一个美国男友，肚子里还怀着一个不知道爸爸是谁的胎儿……当赵本山面对儿女的争吵，一杯杯往肚里灌闷酒的时候；当赵本山蹒跚着脚步，举着蜡烛，独自和死去的老伴举杯对酌的时候，我的泪水也是无声无息流到腮边。特别是结尾当走失的老人终于找回来，虽然潜伏的家庭危机和矛盾依然没有解决，但一家人总算团团圆圆坐在一起时，赵本山端起酒杯，千言万语憋一句“过年好！”——那沙哑的声音，苍老的面容，让人油然想起辛弃疾那阙“而今识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，欲说还休，却道天凉好个秋”的意境。

演得真好——忽然想起曾经风光无限的赵本山，烈火烹油，鲜花着锦，每年正月十五央视评比，不论观众如何投票，反正总是稳拿“最受观众喜欢”的第一块金牌。时过境迁，今天当他冷清清重回荧屏，用真实的演技再露头角时，还会不会重新赢得观众的金牌呢？

## 微观

## 为你裁衣

贾春红

我长于农村，读书不易，对书本很敬惜。每学期初，一发新书，我就会兴致勃勃地去给新书包上书皮，如同给书穿上了一件新衣。我包书皮用的材质很杂，有报纸，有牛皮纸，还有旧挂历。包好书皮，得写上科目、班级和名字才算完工。看着崭新的书皮，不敢随意下笔。抓起废纸练习几次，挑自己写得最满意的，再一笔一画仿写于书皮之上。

而今，电子阅读成了常态，我仍然钟情于纸质书，只有纸质书的文墨书香能让悬浮的心踏实下来，不急不躁。缘于爱书，闲暇时，我也会给心仪的书做衣裳。素雅的蓝印花布，绚丽着大朵牡丹的老土布，不同的花色图案，相同的质地触感。用这种稳重又热烈的书衣，盛放风雅颂，盛放夜航船，盛放狂放不羁的李白，长相思的纳兰，醉花阴的李易安。自己仿佛便也沾上了这些前人的儒雅之气。

给喜欢的书裹上一件衣裳，就有了一种珍而重之的仪式感。这本书便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使命。书衣之内，可以寄放灵魂，也可寄托柴米油盐之外的人生。

## 野蛮生长

寇俊杰

多年前读过一首诗，只记得其中的两句：“插一根筷子/就能圆竹林美梦。”这样夸张的情景写的是春天吧，真是野蛮霸气。我家阳台外花架上的空花盆，就让我感到了生命在春天里的“野蛮”。那个花盆前年种过凤仙花，冬天的时候我把它搬到了阳台上。上个月我整理阳台，觉得花盆碍事，就重新把它放到窗外的花架上。没想到一场春雨过后，花盆里竟长出了几棵嫩芽——凤仙花落在土里的种子发芽了！

昨天，上幼儿园的儿子对妻子嚷嚷：“妈，我的裤子短了！”我一看，真的！去年还能盖到脚面的裤子今年就成了“七分裤”了——离脚踝竟有一拃远（大拇指和食指张开的距离）。看来人和花草一样，春天都是让他们长得最快的季节！

不负春光，让我们在春光里也来点“长高”计划吧。

## 美拍

辛夷

同事小丽喜欢自拍，尤其是美拍，朋友圈内常晒常新。

一日，部门召开讨论会，关于加强上下班制度，近期安装考勤打卡机的问题。同事各自发表意见，讨论看法，轮到小丽发言，小丽撸顺了额头的一缕青丝，细声说：“上下班打卡很好啊，不过，隔壁单位打卡机我早去研究过了，打卡机上的摄像头太矬啦，刷卡时拍的人脸照片简直可怖。我们的打卡机一定要好些，最好摄像头有美拍功能。”

众人一听，皆莞尔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  
xinfukan@126.com



《高原上的羌寨》黑白木刻 盛海波

## 蝴蝶馓子

□李敬荣

小区门口，有许多小摊卖吃的。一天，我偶然看见，一家的玻璃柜子里，摆了各种油炸食品。其中有一款，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仔细一看，啊？蝴蝶馓子。赶忙买了一些，兴冲冲地拿回家。一进门，马上品尝。咦！感觉不是儿时的味道，尽管不一样，我看到它仍感亲切。

我的老家在江苏徐州，那里物产富饶。可在我小时候，物质匮乏，小孩子没有什么零食，很馋。偶尔来个走街串巷的，才可以买到小零食，这其中就有卖蝴蝶馓子的。每次母亲买上点。馓子颜色金黄，一根一根，细细弯弯的，拢成扇形，像蝴蝶。吃一口，酥脆喷香。

蝴蝶馓子，也是文学家苏东坡的最爱，苏曾在徐州任知州。在他的《寒具诗》中写道：“纤手搓成玉数寻，碧油煎出嫩黄深，夜来春睡无轻重，压扁佳人缠臂金。”（“寒具”是馓子两汉时期的别称）

馓子是一种油炸的面食。

做工细致，先把面粉倒入盆内，兑上温水。接着磕上鸡蛋，加盐，搅拌均匀。再把面揉成柔软光滑、有筋力的面团，盖上湿布饧一会儿。案子上抹些油，在面上再抹一层油，搓成比筷子细一点的长条，从头到尾搓成一根。

将面条的一头，夹在左手的虎口处。用右手握住面条，往左手并排伸出四个指头上，缠九到十圈。再取一双筷子，撑在缠好的面条圈套内。用双手捏住两头，往外抽至二十厘米左右长，投入七成热的油锅中。刚一见热，立即将一头扭一个半剂，成为一个扇形。然后抽出筷子，在油锅中炸至定型，呈金黄色捞出即成。

馓子有多种吃法，西红柿鸡蛋馓子汤、馓子煨牛肉、皮蛋拌馓子等。

现在客居他乡，看到旧时的美食，想想今天已物是人非。实际上，经过时间的淘洗，没有什么东西能留在原地不动。不是东西变了，是环境变了，心境变了。

## 完美四边形

□杜健华

如果说三角形比较稳固，那四边形就是完美。

我和建斌九三年分配到瑞祥，松青和宏杰九五年分配到瑞祥，那年，我们四人一起去了瑞祥的一所村小——烈士小学任教。烈士小学六个班，九位老师，建斌是副校长，我是教导主任。

那年，我们成立了校足球队、象棋队、笛子队、水墨画队……我们竭尽所能，把自己的所有知识传输给每个孩子。体育课，宏杰带着孩子满场飞奔，常常大汗淋漓。虽然脚法不精湛，也没外出比赛机会，但大家努力着。我们时常与孩子踢比赛，一年下来，足球不知踢坏多少个。音乐课，悠扬的笛声传遍整个校园，一曲《歌唱祖国》常常引得路人驻足欣赏。课间，松青弹的吉他声伴着建斌拉的手风琴声，引得孩子又蹦又跳。午间，我带着孩子完成一幅又一幅水墨画，学校的走廊里，到处是孩子的作品……而今，再遇当年孩子，依然难忘快乐时光。

那年，我们组织孩子去东灶港郊游。早晨七点出发，一路欢歌笑语。到达目的地，男孩踩沙滩、捡贝壳、挖螃蟹，女孩坐在沙滩边，唱着歌、包着馄饨和饺子……我们搭起一个个锅架，烧水下馄饨。望着孩子们津津有味地吃着馄饨，我们心满意足。下午放风筝，建斌带着班上的孩子边放边讲，讲风筝外形、讲风筝如何起飞、讲风筝的故事……他的认真感染着我们。

那年，我们排的《课间游戏》在镇六一文艺汇演中一

鸣惊人。我们把跳皮筋、踢毽子、挑花棒、老鹰抓小鸡等游戏混编成舞蹈，一个多月的辛劳、无数次的修改、业余时间的汗水换成了优美的动作、亲切的舞姿、悦耳的音乐，当舞蹈结束时，雷鸣般的掌声此起彼伏，许多教师赞叹：村小的孩子也能玩得如此精彩。而后，我们自编自演的《金蛇狂舞》更是轰动全镇。

那年，我们所带班级的成绩在全镇统考中遥遥领先，这得益于我们平时刻苦钻研，反复训练。我和松青是外乡人，每天都住校，建斌和宏杰为了陪伴我们，也坚持每天住校。每个晚上，办公室、寝室灯火通明，我们在办公室备课、批作业，在寝室弹琴、练字、画画，那段时间，我们取长补短，我们互帮互助，我们的教学基本功突飞猛进。

也是那年，由于工作需要，我们离开了烈士小学，到了新的村小，并在各自的村小干出一番新的事业。后来，乡镇合并，建斌去了德胜，但四人时常联络，友情依存。

建斌一路高升，从汤小校长，到开发区校长，再到教育局基教科科长。建斌越来越忙，相聚越来越少，但鼓励越来越多。十多年来，我、松青、宏杰在瑞祥这片天地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干劲，依然用各自的优异激励着对方。

前两年，松青也到教育局计财科工作，建斌、松青并没有因职务的升迁而放弃曾经的友谊，每到双休日，只要有空，我们常聚在一起，一杯咖啡、一把乐器，调侃过去、笑谈未来。我们坚信，四边形组合永远是最完美的。